四庫全書

子部

事類賦卷二十

宋 吳淑 撰

獸部

麟

伊一角之仁獸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稟五行之粹精蔡邕月令曰麟五行之粹精也必含仁而懷義說苑曰麒麟含仁懷義音中律呂不羣居而旅行說苑曰麟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後踐位平而後處不羣居不旅行既為瑞於孝

章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亦見識於徐陵三國典畧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之以候沙門寶誌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感王者至仁而出詩疏義曰麟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遇海內一主乃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若夫狼頭馬足麕身牛尾晉中興徵祥說曰麟麕身牛尾狼頭黃色馬足也視夫子而吐書遇赤松而見捶孝經古契曰孔子夢芻兒捶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為赤松子見一角如麕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東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詩著于嗟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于嗟麟兮歌稱窮矣孔叢子曰鉏商獲麟孔子觀之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出而死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因此幽憤

作春秋焉必好生而惡殺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惡殺故麟游于野故修毋而致子蔡邕月令章句曰麟生於火游於土故修其毋而致其子或泣之以修魯史或獲之以賜虞人左傳曰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注云仲尼悲周道之不興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一句所感而起故以為終也懼猛獸者王濬晉書曰王濬平吳被誇上表曰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識同本者終軍漢書曰終軍從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木枝旁出輒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根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刳胎破卵則不至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麟出於郊視明禮修而必臻

蔡邕月令曰視明禮修則麟臻則有鳴云遊聖何法盛徵祥記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音中黃鍾毛詩疏義曰麟馬足黃色音中黃鍾非時則棄放郊外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馬折之前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淚沾衿子貢問夫子何泣也子曰麟出非時而見害故傷之有道則遊於囿中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囿既云稟歲星之精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為麟亦言得機星之秀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麟生雖曰毛蟲之長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實有千歲之壽抱朴子曰麒麟壽千歲復有從百獸而為瑞晉書曰呂光入姑臧時麟見百獸從之光以為瑞僭即三河王位首

四靈而效祥禮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為畜則獸將不狘禮曰麟以為畜則獸不狘狘呼厥反每鬬則日必無光春秋孔演圖曰麟木精也鬬則日無光注曰麟龍少陽精鬬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在彼郊椒禮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麟鳳游郊椒龜龍在宫沼遠夫網罟西京武昭王麒麟讃曰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穽不罹網罟無德而至為之故效質於漢庭嘗見孟堅之賦班固兩都賦曰九真之麟大宛之馬

象

南方之美者梁山之犀象焉出爾雅周澄上言可洗之而

療疾唐書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既有感靈又弭災患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以獻上曰無益之源不可不遏勞其使而遣之蒼舒有智亦秤之而刻船見舟賦蒼舒秤象注則有束刃於鼻三國典畧曰周軍逼江陵梁人出戰梁以二象被之以甲束刃於鼻令崑崙奴馭之以戰楊忠射之象反走繫燧於尾左傳曰吳伐楚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雖質大於牛而目不適豬文子曰見象之牙知大於牛萬震南州異物志曰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適豬鼻為口役望頭如尾服重致遠行如山徙初一乳而三年說文曰象三年一乳卒焚身而以齒左傳曰象有齒以焚身若乃放於荆山之陽唐書曰永徽以來文單國累獻馴象凡三十二皆豢於禁中頗有善舞者德宗

即位以為物性不遂放於荊山之陽養之皐澤之中晉諸公讃曰晉時南越獻象養之皐澤之中雖稟精於瑤光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而為象終見制於越童論衡曰夫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童所鉤至若出伊水之長洲王韶之始興記曰伊水有洲洲廣十里有羣象野牛生乾陀之異域後魏書曰乾陀國好征戰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背執兵膽隨月轉嶺表異錄曰象肉有十二種膽附肝隨月轉在諸肉鼻為口役見上目適狶注不遇師子而必奔宋書曰宗慤伐南蠻蠻人以其衆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師子能服百獸乃令舞師子於陣前象皆返走遂破之顧脫牙而尚惜異物志曰象牙歲脫猶愛惜掘地藏之人作假牙潛易之見皮而泣蔣濟萬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夫象見子皮而泣周

何忍哉爭鼻而食嶺表異錄曰潮循人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美臨刑既聞於泣血晉諸公讚曰晉時南越致馴象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啓殺之象泣血流地不敢動於是恙還越喪雌亦致於漣洏博物志曰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塗身獨不飲酒食肉或問其所以飄流涕若有哀狀出九真與日南吴錄地理經曰九真郡多象日南亦饒之耕蒼梧及會稽帝王世紀曰舜葬蒼梧下有羣象耕田入彼夢思既見災於張茂晉書曰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當為太守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獸者守也而以齒焚身後必為人所殺茂後為吴興郡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故滅之俾之率舞亦歸功於賀齊吴書曰賀齊為新都太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使殊俗貢珍狄獸率舞非君而誰

也

虎

伊雕虎之猛噬感樞星之下淪運斗樞曰樞星散而為虎旣目之為獸長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亦號之為山君說文曰虎山獸之君眈眈其視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般般有文考異郵曰三九二十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文者陰陽雜也牛哀七日而變體淮南子曰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啟戶而入虎搏而殺之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也不知其將為虎也封邵一旦而食人述異記曰漢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時人語曰無作封虎

使君生不治民反食民則有刻玉為毛拾遺記曰始皇二年騫霄國畫工者名烈裔刻兩白玉虎其毛如生不點兩目睛始皇使以漆夜往點之旦虎飛去明年南郡獻白虎二視之乃玉虎也命去目睛乃不能復去鑄銅作器西京雜記曰李廣獵冥山之北見卧虎一矢斃之以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厭辱之也李禹入穽而絕纍漢書曰李禹有勇上名使刺虎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以劍斫絕纍欲刺虎上壯之朱亥在檻而裂眥烈士傳曰秦名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濺虎終不敢動別有厄李后於宮內幽冥錄曰晉孝武母李太后本賤人簡文無子會遍令善相者相宮人李太后給卑役不與焉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

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舐介象於山中神仙傳曰介象入山冀遇神仙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謂虎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者汝自去虎乃去

詎能緣木淮南子曰蛇不可使有足虎不可使緣木

秖可生風萬畢術曰虎嘯則谷風生

俛首伏罪後漢書曰童恢字漢宗為不其令戶人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呼號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乃踴躍自奮遂放之

搖尾求食漢書司馬遷書曰猛虎在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僧照識南山之嘯俗說曰齊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分處問何以知

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李廣射北平之石**漢書曰李廣在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明日射之終不能入**食肉則世祖命射**魏名臣奏曰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對曰食肉詔曰下民厭糟糠何忍以肉食虎乃命虎賁射之**攀鞍則張昭變色**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諫權謝曰年少慮事不遠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或名李耳**風俗通曰呼虎為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廬李氏公所化為呼李耳即喜呼班便怒又方言曰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觸其諱故也**或號於菟**左傳曰鬬伯比淫於䢵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注夢澤也穀乃后切菟音徒**或生於孟山**山海經曰孟山鳥鼠同穴

之山其上多白虎

或畜之東虞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

至有中黄能搏尸子曰中黄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唯象未試焉

馮婦善捕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有衆逐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呂蒙探穴而靡憚吳志曰呂蒙欲從軍毋止之蒙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王戎逼欄而不懼竹林七賢傳曰魏文帝於宣武場上為欄關虎使力士逆與之搏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安然不動帝於閣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

哭哀既感於仲尼禮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感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對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於也

虎縛急更憐於呂布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餓虎不得不急乃命緩縛布

若夫梁鴦養之而有法 列子曰梁鴦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血氣者之性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卞莊刺之而得宜 春秋後語曰秦惠王謂陳軫曰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謂勿救便子為寡人計之軫曰昔卞莊子方刺虎而下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而顧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而伐之一舉必有二實此猶卞莊子刺虎之類也王曰善

感讒言而游市 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於

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不二人言王信乎王曰不三人言王信乎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成市虎今夫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有過三人願王察之龐共從邯鄲還果不得入

感道術而還兒 續搜神記曰吳猛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為好道士

文彩未成已有食牛之氣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爪牙斯備則全伏狗之威 韓子曰夫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伏於狗矣人主者以形德制臣今君若失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至若值法雄而息暴 後漢書曰法雄為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雲夢藪澤多虎狼暴前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移書屬縣

曰虎狼在山林猶人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代猛獸不擾皆由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是後虎害稍息

避劉陵而遠徙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劉陵字孟高為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縣陵之官修德政逾月虎悉出界去民皆還之

感劉昆弘農之政

後漢書曰劉昆字桓公光武時為弘農太守先是崤澠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後徵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返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乎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識宋均九江之理

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郡多虎暴數為人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魚在水各有所托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浮渡江

燒

皮辟惡風俗通曰人卒得病燒虎皮飲之繫之衣服亦辟惡甚驗懸鼻宜子河圖曰懸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中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令人知泄則不驗亦勿令婦見之扶南既聞決訟異苑曰扶南王范尋常畜生虎及鰐魚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噬則為有理猶之人祭虎為神狩有以也穢度朔亦云食鬼風俗通曰桃梗葦茭畫虎設門者按黃帝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者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畫虎於門壽至千歲抱朴子曰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色白長過百里抱朴子曰蔡誕入山還紿人云被謫到崑崙崑崙山下白虎蟠蛇長百餘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船大石虎跳躍而拔箭世說曰桓石虎為兒時從

父征西獵有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請石虔曰惡即能拔虎箭不石虔至虎邊拔一箭虎跳石虔亦跳跳乃高虎虎還伏石虔復拔一箭

宜咎叱咤而弭耳瑣語曰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

或驚駭而放市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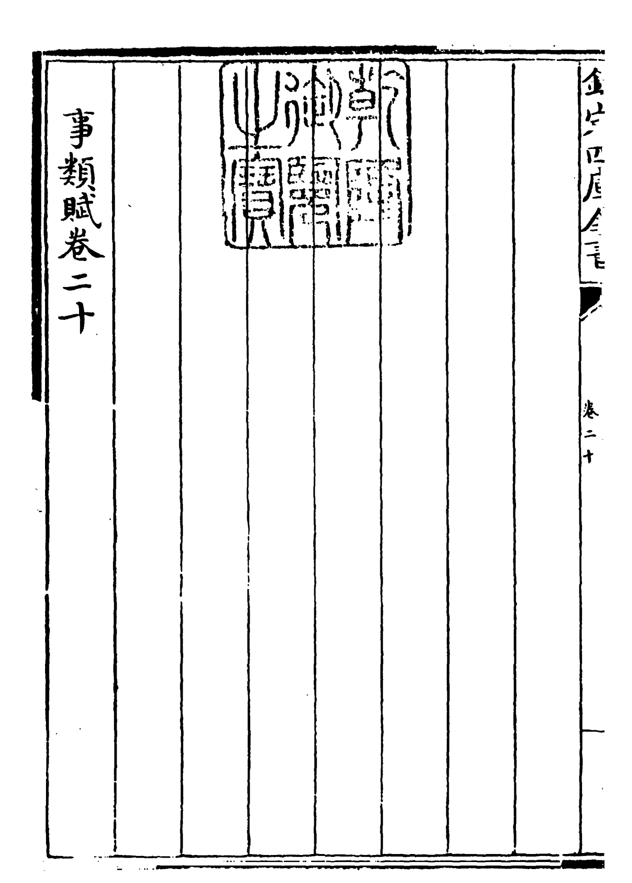
或婆娑而渡水風俗通曰宋均為九江太守虎負子渡江按虎毛婆娑寧犯陽侯波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尚懼況於虎耶

若乃郭文探鯁孝子傳曰郭文為虎探鯁骨虎銜鹿以報之

子華斷羊商氏世說曰亮字子華少學公羊十四舉孝廉到陽城遇虎爭一羊亮乃按劍瞋目斬羊腴虎乃各以其半去

或助區寶之祭王孚安城記曰都區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趨其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孝慈之志通於神明由是知名或送王業之喪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香為荆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共立碑文號曰支江白虎也或厭赤刀之術西京雜記曰鞠道隆善為幻術嘗云東海人黃公少善為幻秦末有白虎見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或佩黃神之章抱朴子曰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其廣四寸其字百二十以泥封著所往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豈獨紫葛驗江陵之化傳物志曰江陵有猛人能化為虎俗又云虎化為人好著紫葛衣足無踵抑亦白質為魏世之祥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事類賦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類賦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蔡枝華

事類賦卷二十一

宋 吴淑 撰

獸部

馬

夫驥不稱力而稱其德（出論語）若夫産余吾而生渥洼（漢書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上作天馬之歌）來東道而出西極（漢書曰武帝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來東道天馬來龍之媒游閶闔

觀玉臺騰黃騕褭之姿瑞應圖曰騰黃騕褭皆神馬也王者輿服有度則出俶儻權奇之質漢武天馬歌曰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籋音躡必也資無鬼之精鑒莊子曰徐無鬼云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籍九方之妙識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臯其於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馬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名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然後可以驂乘旦駕齧膝漢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

國蹶若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若亡若失**列子曰伯樂對秦穆公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莊子曰天下馬有成材若亡若失若喪若一若是者**若喪若一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軼昆雞於姑餘過歸鴻於碣石**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除轡銜去鞿㲼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過歸雁於碣石軼昆雞於姑餘非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精神踰於六馬以弗御御之者也注云鉗且大丙太一之御也姑餘在吳**超然長騖萬里一息者也**見上驂乘旦注**若夫周穆八駿**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騂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伯天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漢文九良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皆天下駿足其名曰浮雲赤電絶羣逸驃紫燕綠耳青驄龍子驎駒絶塵號為九逸

劉備的顱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嘗請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厠潛遁所乘馬名為的顱至襄陽城西檀溪漢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顱今日厄可不努力的顱一踴三丈遂得出

唐公肅爽 左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爽音霜

將軍則白 魏志曰龎悳討關公親與公交戰射公中額時悳常乘白馬公軍謂之白馬將軍

使君則黃 獻帝春秋曰曹操與呂布戰敗布騎得操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荅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

絢練半漢 顔延年奉詔作赭白馬賦曰别輩超羣絢練復絶張平子東京賦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

沛艾騰

驤潘岳籍田賦曰金根照耀以景燒龍驤騰驤而沛丈象月善走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月度疾故馬善走行地無疆易坤卦曰北馬地類行地無疆或著翰如之象易曰白馬翰如或傅沃若之章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美伯厚之似狗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為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幷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偉張奐之如羊見金賦入懷鉅見於張奐注別有鄭莊置驛漢書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萬石式輅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馬飲長城之窟古樂府有飲馬長城窟走章臺之路見扇賦京兆走馬注颯若遺風呂氏

春秋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注云青龍遺風皆馬名也
夐如飛兔淮南子曰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
習蟻封而遂勝晉紀曰王湛有隱德凡子濟性好馬所乘駿快意甚愛之湛曰近見督郵馬當勝此濟不然之取督郵馬與湛試之湛曰直行平地何以別馬於是就蟻封盤馬濟馬果躓
惜障泥而不渡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兩服上襄詩曰叔于田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八鑾節步顏延年赭白馬賦曰勤五校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
鉗旦大丙之駕見軼昆雞於姑餘注
王良造父之御淮南子曰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
馳日則懸峰不薄淮南子曰日之行也不見其移也騏驥背

日而馳草木為靡懸峯未薄而日在其前矣注懸峯馬蹄下雞舌也

為龍則慶雲遥覆

唐書曰天寶中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庫狄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檢視時有慶雲五色遥覆馬上久而不散請付史官

又有項籍之騅

史記曰項王駿馬名騅被圍垓下乃悲歌慷慨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

鮑氏之驄

列異記曰故司隷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未至京師有驄馬隨之遇一關内侯家住宿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隷子永孫昱俱為司隷皆從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

氏驄三入司隷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昌邑乘之於果下 漢書曰昌邑王賀名皇太后果下馬乘之 石慶數之於車中 漢書曰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曰六馬 或帀日而鶩 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高九尺股裏有旋毛如日月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隨四時之變帝問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而食芝草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帀此馬入漢關關已半掩帝問其名曰步景 或藏形於空 洞冥記曰修彌國有馬如龍騰虛逐日或藏形於空中唯聞聲耳 望如匹練 論衡曰儒者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謂淵曰爾何見曰一疋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盧芻也 見似游龍 見水賦馬氏行車注 若其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出詩

同槽者三晉書曰魏武察晉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共食一槽甚惡之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浮江者五晉永嘉元年元帝始渡江鎮建業初惠帝太安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沛陽王等獲濟而元帝竟登大位雞斯獻之以悅紂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十鎰求天下珍物得犬戎文馬目如黃金項如鷄尾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遂免西伯文駟遺之而敗魯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霸也欲敗其正名乃選女子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魯君為周道遊觀息于政事孔子遂行注云容璣舞曲啖以地黃抱朴子曰韓子治嘗以地黃甘草啖五十歲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哺之棗脯見下優孟言其葬禮注齊祖龍驤齊書

日楊玉殺宋蒼梧王太祖夜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及踐阼號此馬為龍驤將軍

休之楊武

續書林晉安帝記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欲害之休之不知常所乘騟馬忽連鳴不食注目視聳休之試被之還坐馬又驚跳因試騎視栽出門便奔馳數里顧望所住巳有兵至矣遂南奔獲免後加騟馬楊武之號

朝但見其發迹夕不知其何許

伯樂相馬經曰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闕觔竪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團如麴

有騆有騢有騅有駓

詩魯頌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騆有騢有驔有魚又曰有騅有駓注曰陰白雜毛騆彤白雜毛騢蒼白雜毛騅黃白雜毛駓

或遇郭璞而活

晉書曰郭璞抵將軍趙固會所乘良馬死璞曰吾能活馬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

馬活矣如言得一物似猴見死馬便嘘吸其鼻馬起奮迅如常不復見向物

或濟于謹之危後周書曰于謹嘗率騎追茹茹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入塞

晏子一言而刑罰必中晏子春秋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殺之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死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曰赦之

叔敖三歲而牝壯不知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闚園門乘馬不知牝壯又諸葛亮敎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壯稱其賢也

亦有光武駕鼓見劍賦騎士徒云賜注

漢文却貢漢書曰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乃還馬

及沙衍而飲血穆天子傳曰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馬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至巨蒐而洗湩穆天子傳曰天子至于巨蒐巨蒐之人用其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湩乳也音凍救吳漢而緣尾東觀漢記曰吳漢兵守成都公孫述將延岑遣奇兵出漢兵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濟苻堅而垂韁異苑曰苻堅為慕容沖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蹰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堅攀之得登岸西走若乃德至山陵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政云、頌平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南海輸駿馬於是地之類易曰北馬地類行地無疆月之精春秋考異郵曰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王者駕馬故宇

以王為馬**河水之靈**瑞應圖曰龍馬者神馬河水之精也額上有翼旁有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銅器之英**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為馬**霑赤汗而沓至**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羈堅轡而來庭**枚乘七發曰鍾岱之牡齒至之駒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羈堅轡附易路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注漢書云趙地鍾代石北迫近胡冦**乃有太宗十驥**唐書曰貞觀中骨利幹遣使獻良馬十足太宗號為十驥一騰霜白二皎雪驄三凝露驄四懸光驄五決波騟六飛霞驃七發電赤八流金騧九翔麟紫十奔虹赤又為文以叙其事**始皇七名**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兎三躡影四追電五飛翮六銅雀七晨鳧**曹真驚帆之號**古今注曰曹虎真有駿馬名為驚帆**魏武白鶴之稱**拾遺記曰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白鶴時人諺

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或隨西逝而王地

宋書曰鮮卑嫡子曰若洛廆庶長曰吐谷渾二部馬鬬相傷廆怒渾遂擁馬西行廆悔遣長史一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别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即使三千騎共遮馬令迴馬迴不盈三百步欻然悲鳴西走聲若頹山如是者十餘迴樓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遂王西夷之地

或依奔迹而築城

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内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馬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為城城乃定遂名馬邑

美五倫之純至

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

嘉卓茂之不爭

後漢書曰卓茂為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

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慶鄭知還濘之敗左傳曰秦晉戰于韓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公馬還濘而止

邢伯識夜遁之聲左傳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

是故春祭天駟夏祀先牧冬則講馭秋則臧僕周禮曰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注馬祖天駟也執駒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先牧始養馬者攻特夏通淫之佚攻其特為蹄齧馬社始乘馬者相土作乘馬臧僕簡五路之僕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

馬獻成馬於王講馭講猶簡習既除蓐而釁廐見下委以圉師注亦飾幣而執撲周禮曰校人飾幣馬執撲而從之注幣馬以馬遺人當幣帶處者也或生桃林之野山海經曰夸父山北有桃林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或出頗黎之谷唐書曰吐火羅國有頗黎山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牝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乃有麟腹虎胸龍頭鳥目劉琓馬賦曰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烏目麟腹虎胸尾如雲鬃耳如揷筒郭伋至郡而騎竹後漢書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路次迎拜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止於野亭須期乃入趙高不臣而指鹿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

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贖華元之百駟 左傳曰宋人以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

食從者之啓服 左傳曰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注云啓服馬名塹謂墮塹櫝棺也

優孟則言其葬禮 史記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曰為之奈何曰請為王言六畜之葬以壟竈為椁以銅鎠為棺齎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大官　鎠音歷

馬防則明其調穀 東觀漢記曰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固等將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案軍出

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勑調馬穀戎事則齊力田獵則齊足出爾雅豈復與跛猫而校能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朔對曰騏驥騄耳蜚鴻華騮天下良馬也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將韓盧而並逐者哉孔融論曰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使騏驥與韓盧並走寧能頭尾相當八腳如一無有先後之覺哉若乃分三輩春秋後語曰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臏謂田忌曰君第重射我能令君勝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臨質臏曰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三輩畢一不勝而再勝忌得千金注重射射重科為勝駕七騶淮南子曰季秋教於田獵以習

乃戎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旗

過津橋而超渡

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敗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鞚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

飲湛水而不流

韓子曰紂為甲百萬左飲馬於湛右飲馬於洹洹水竭湛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而王之

冒頓輕鄰國之遺

史記曰東胡使求匈奴冒頓千里馬冒頓問羣臣曰千里馬匈奴寶也勿與冒頓曰與人鄰國奈何惜一馬遂以與之東胡謂冒頓畏之又欲得其女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東胡愈驕與匈奴間有棄地又欲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言與者皆斬之遂襲擊東胡滅之

貳師吝漢使之求

史記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國相與謀曰貳師

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漢使怒妄言椎金馬去宛貴人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伐宛期破貳師城取善馬

食場藿而維縶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

戀棧豆而遲留 晉記曰曹爽等從謁高平陵司馬宣王舉兵誅爽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

諸葛未獲而先謝 吳書曰諸葛恪為將蜀使至上謂使曰元遜為將君還蜀可報丞相為致嘉馬恪起陳謝上曰卿未得馬何為謝對曰夫蜀陛下外廄陛下有詔臣必得之是以謝也

杜林受之而必酬 東觀漢記曰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内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

五萬擭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至於匈奴之五方異色史記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其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公孫之羣騎皆白英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讎常乘白馬又選數十白馬為騎射之士號曰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人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網惡攻駒教駣佚特周禮曰馬質掌網惡馬注謂以縻索維網狎習之又曰廋人掌佚特教駣攻駒注逸特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攻駒騬其蹄齧者閑之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雖東野之善御必顏回之先識家語曰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不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既而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召顏回問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

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然則乘有駑駿物有苦良若乃膝本起汗溝長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膝本欲起眼有紫艷伯樂相馬經曰眼睛欲如懸鈴紫艷光口有紅光馬援銅馬式法曰口中紅而有光此千里馬故頭欲得方腹欲得張鼻欲得大脊欲得強耳欲近而小伯樂相馬經曰馬頭為王欲得方腹為城郭欲得張脊為將軍欲得強鼻穴欲得大耳欲相近而前豎小而厚肩欲急而方銅馬相法曰上肩欲急而方備此數者終馬允臧如其大骼短脅淺髖薄髀口有揄窩目有承淚烏銜短壽騰蛇不利

弱脊小頸大頭緩耳伯樂相馬經曰相馬之法先除三羸與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頸大蹄三羸也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髂短脊四駑也淺髖薄髀五駑也白額入口一名榆鴈一名的顱奴乘客死主乘棄市迴毛在目下名曰承泣不利人也口中有黑曰烏銜馬短壽脊欲如伏鼈兩邊有迴毛曰騰蛇殺主

斯八百之下直長沙耆舊傳曰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判史畏勢名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効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蓋十駕而方至孫卿子曰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至若簡其六節辨其四時周禮曰趣馬掌贊正良馬而簡其六節辨四時之居治注簡其六節謂差擇五馬以為六等居謂春牧夏庌之所處治謂春執駒夏攻特之屬

精陳悲之股脚呂氏春秋曰古相馬者寒風口齒麻朝相頰女厲相目管青脣吻陳悲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竝知其一也習謝氏之脣鬐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上之表曰臣事楊子阿得西河子輿相馬骨法昔武帝時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二尺五寸詔置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鞲居奇切苟執轡之非人楚辭曰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或持刀而睨之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阪屠者持刀睨之故卓子制其進退而造父見之漣洏韓子曰鈆陵卓子乘蒼龍排父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退則錯錣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急世而不知

所由也或曰乘瞿父之乘**獻珠澤以供膳**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水其人獻食馬三百注以供廚膳**投灘水而立威**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剄而投之灘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剄而投之灘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剄而投之如此者三雖造父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逾不用**終戢景於火光**見上孟注**優而淪軀於敝帷也**禮曰敝帷不棄謂埋馬也敝蓋不棄謂埋狗也**若乃服乘黃**瑞應圖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騕褭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也**驂紫燕**見漢文九良注**控裴果之黃驄**三國典畧曰周裴果字戎昭從軍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黃驄年少**馭長孫之閃電**隋書曰長孫晟從晉王破突厥王引

晟入晏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衛侯尾鬛以皆朱左傳曰衛公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薛公去來而不見桓譚新論曰薛公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御無目不足示也乘法於金馬之門立程於宣德之殿並見上謝氏肩髻注若夫庾亮的顱晉書曰庾亮所乘馬的顱殷浩以為不祥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王戎巴騆竹林七賢論曰王戎頴脫不拘儀形好乘巴騆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至黃池而噴玉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于西洛歌曰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

其馬飲玉皇人受穀飲渭水而投錢三輔決錄曰安陵項仲山飲馬渭水先投三錢燕昭死而猶市戰國策曰燕昭王使涓人齎千金市千里馬於絕域至而死用五百金市其骨而還天下聞之以王為好馬於是未朞年乃有獻千里馬者三子方老而尚憐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於御者曰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駕鹽車而躑躅上太行而遷延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冪之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欣伯樂之知已也願一顧而增價雖賢達而皆然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賣之見伯樂曰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

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臣先後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十鎰以為馬食淳于髠言於王而見之注馬食不欲斥言之至若廄芻有誅禮曰廄路馬芻有誅過闕驗齒漢書曰衛綰奏馬齒未平不得出關注馬十歲齒平蹶如歷塊忽如景靡見前驂乘旦注亦有辯三物周禮曰馬質掌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注曰物賈物色賈直正六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或縛戟而奔陳王隱晉書曰長沙王司馬王湖與成都王前鋒馬咸戰湖以數十馬縛戟於鞍自後刺之馬驚奔咸軍敗之或吐甲而臨壇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龍馬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或勵其卒驥揚子曰治已以仲尼率馬以驥不亦

可乎或比以希顏楊子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師曠有似

駮之談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還謂師曠曰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無乃是乎師曠曰鵲食猥猥食鵕鸃鵕鸃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校馬今者吾君必驂校馬以出乎平公曰然公

孫有非白之說孔叢子曰公孫龍以白馬為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之則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以教矣嵇紹不畜

於駿逸晉書曰王師敗於蕩陰嵇紹被害初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懷遠但虞於驚蹶唐書曰李懷遠雖久居榮位而葢自簡率嘗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蹶

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若夫來從西北**漢書曰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號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號宛馬曰天馬注發書易謂發易書卜**死忌壬申**說文曰驁駿馬也以壬申日死乘馬者忌之驁五刀切**或以青絲褐梁**三國典畧曰梁普通中童謠言或云青絲白馬者侯景乃常乘白馬以青絲為勒用應謠言**或以黃班讖陳**陳書曰初有童謠云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秋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為韓擒虎所敗擒虎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後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委以圉師**周禮曰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注蓐馬茲也日中出馬而除釁神之也庌廡也所以庇涼也庌音牙**掌之校人**周禮曰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注種謂

上善似母者玉輅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龜茲之萬計盈廄南秦錄曰呂光討西域平上疏曰唯龜茲城三十六國之中入其國城天驥龍麟駿聚丹髦萬計盈廄雖伯益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爾朱之色別為羣三國典畧曰高歡歸爾朱榮榮坐歡于牀下屛左右而訪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且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四方雲擾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但將討鄭儼徐紇為辭舉鞭足以定天下此是賀六渾意榮曰爾意即我意

又聞天下無道則生郊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郊

聖人既出則服皁淮南子曰天下有道則飛黃服皁又曰黃帝時飛黃服皁

升暇山而不失符子曰吾與玄子觀東海群駟而升于暇山未中路而忌馬符

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㝠之而獲符子曰六合不可忌故知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

放狐竹而知道 韓子曰齊桓伐狐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別有義渠茲白 周書曰義渠茲白者白馬鋸齒食虎豹

瀚海驄駒 隋書曰吐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日行千里故時稱瀚海驄馬

屈産假道 見玉賦晉之垂棘注

纖驪遺吳 魏志曰文帝與孫權書纖驪馬朕嘗所自乘其調良善走數萬足遲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耳

符堅示其無欲 載記曰苻堅時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馬其悉返之庶慨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

遣之示無欲也

高宗明其有餘唐書曰永徽中吐谷渾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使者對曰臣國中之最良者所以獻之上曰良馬人之所欲豈可蝦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哉乃命還之

當慎原蠶之禁周禮曰馬質禁原蠶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歟

宜驗金壺之書晏子春秋曰景公游于紀得金壺發而視之有丹書曰勿食反魚勿乘駑馬晏子曰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不乘駑馬無馭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此書何以亡晏子曰紀有此書藏之金壺不亡曷待

彼聾蟲之可教淮南子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蹄足以破盧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軛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塹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而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而不可以通志氣

猶待敎而成又況人乎注聾蟲無知也若抱鼓之相符呂氏春秋曰良工之與千里馬也相得然後成譬之若抱之與鼓也夫高節死義亦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惟賢者乎於是參以賁戎穆天子傳曰伯天主卑參伯左御賁戎為右輔以韓哀見前騄乘旦注豈較能於欵段見霧賦馬援浪泊注而角力於砥隤詩注曰砥隤馬病也亦聞氣盛怒發張景陽七命曰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躁中煩外枚叔七發曰穛麥處服躁中煩外注以穛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穛側角反角為燕丹而生見烏賦為燕丹而頭白注肝有荆軻之嗜燕丹子曰太子有千里馬荆軻謂太子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佩杜衡而善走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蘪蕪名曰杜衡可以

走馬注帶之便馬或曰馬得之健走**惡衣香而致斃**魏志曰文帝將出取馬朱建平道遇之語人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之馬惡衣香嚙帝膝帝大怒即殺之**始教則車在馬前**禮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注仍見則慣即事易也**任力則人能勝驥**呂氏春秋曰為善難任善易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赤兎乃比於呂公**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名赤兎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白額爰興於李氏**載記曰西涼武昭王暠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麐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燉煌護軍郭謙等推玄盛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玄盛難之繇曰兄忘郭麐之言即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麐奴敦切**望青雲而一蹴**宋書曰劉瑀為右衛

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蹴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乘吉疆而千歲 山海經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疆乘之壽千歲注縞素也大傳曰駿身朱鬣鷄目或作反

道林養之而不用 見鷹賦支遁愛其神駿注

延年賦之而特麗 見前絢練半漢注

勿矜千駟終齊景之無稱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稱焉

徒說三長豈晉侯之所恃 左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不可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不虞鄰國之難是三殆

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隣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事類賦卷二十一

事類賦卷二十二

宋 吳淑 撰

獸部

牛

夫物之大者其狀若垂天之雲莊子曰有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禮稱三月在滌禮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别事天神與人鬼也詩云九十其犉詩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注黄牛黑脣曰犉岐蹄者天穿鼻者

人淮南子曰牛岐蹄而戴角馬被毛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或衣繡而入太廟莊子曰楚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衣以文繡飼以芻菽養之牢筴之中及其牽入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或鄰鼓而正三軍淮南子曰剝牛皮鞟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為牛計者不若服軛也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出詩鼷鼠既忌於見傷左傳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風馬亦知其不及左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扣角申甯戚之困見歌賦甯戚飯牛注燒尾救田單之急見火賦田單縱牛注或為軍事之占晉書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或示農

耕之候禮曰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晩畏彼髦頭搜神記曰武都故道有怒特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使人伐之樹瘡隨合經日不斷乃益持斧者三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起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爲勞人曰赭衣灰坌子如之何乃默臥者以告於是令工皆衣赭隨斫瘡坌以灰樹斷化爲青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於地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於是秦置旄頭騎寧爲雞口史記曰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晉武以青麻彰德晉書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何曾以銅鉤被奏晉書曰何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享奏曾以銅鉤紖車瑩牛蹄角至於傷口改卜左傳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用犢貴誠禮記曰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或握角而

不售風俗通曰青牛勿握角令不售按恐觸人故人不取或割肉而復生玄中記曰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反牛以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瘡亦愈偉劉寬之量遠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乃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悞脫幸勞見歸何為致謝美魯恭之政行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時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於恭恭名令還牛者三亭長猶不還恭涕泣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還牛諸獄受罪恭貰出不問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多郭舒之寛恕晉書曰郭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慕朱沖之不爭晉紀曰南安朱沖鄉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認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慙謝沖還牛沖不受中尉則駕之

者亦後魏書曰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駕赤牛時號赤牛中尉桃根則獻之者青三國典畧曰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綺文羅文錦被表二陳王命於雲龍門外焚之牛亦遣還王愷既聞於八百晉書曰王愷牛名八百里駁王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賭之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曰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苟晞亦稱其千里志怪曰苟晞為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不復鮮美募得牛能日行千里晞旦發書疏一更始竟荅書已還晞以其駿快疑筋骨有異殺而觀之唯有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抉脊著肉裹故外不覺雖有雙筋見上且無上齒淮南子曰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兌前有角者脂而兌後注曰豕馬之屬前小別有得於文山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文山有

獻良駟牯牛二此牛能行沙中如橐駞牯音方**放之桃林**書曰武王放牛桃林之野**木則饋糧**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腹中舌着於腹載多則行少則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石則便金**見石賦便金蜀滅注**設以楅衡**周禮曰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供其水槀注楅在鼻衡在角令不得觝觸**養之牢筴**見上衣編入廟注**愚公畜牸於齊山**說苑曰齊桓公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二老父問此何谷曰愚公谷曰何也曰畜牸牛子大賣之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人聞以為愚因以名谷管子曰臣之過也使堯在上臯陶為大理安有取人駒乎**百里載鹽於秦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其牛肥問何以致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以為卿

禴祭乃東隣之殺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無妄見行人之得易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袁宏見諷於羸牸晉書曰桓溫北伐與諸寮屬登千乘樓望中原慨然曰神州陸沈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頗聞劉景升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華元應嘲於有皮左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於思於思棄甲復來使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注植主巡行城也於思多鬚貌棄甲謂華元前敗於楚遺布既困於王烈見劒賦守路德弼臧注置芻亦見於羅威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鄰家牛數食其禾既不可逐乃為斷芻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數如此牛主驚怪後知之乃便相約率

檢牘不敢復侵威田復有職人掌芻周禮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謂牧人封人供槀見上設以福衡注彥回靡視於墜井宋書曰褚彥回湛之之子也湛之一牛至所愛惜無故墮廳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加營救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盧愷不烹而哀老隋書曰盧愷從周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於是轉禮部大夫或償於豚上左傳曰邾人莒人朝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叔向來辭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乎或置之樹杪神仙傳曰吳有徐隨居丹徒左慈過隨門

下有客車六七欸慈云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見牛在枌樹杪車轂中皆生荊木客懼逐慈叩頭陳謝客還見牛如故轂中亦無復荊木

詹何既識於白蹄韓子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黑牛也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視之信爾

葛盧亦辨其三犧左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庸慎占之而入貢晉陽秋曰庸慎國武帝時及元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石季龍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

弦高用之而犒師左傳曰秦滑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於鄭秦將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

別有盆子主之以建業後漢書曰劉盆子初與凡茂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立為帝恐畏欲啼即復依俠卿

光武騎之以起兵

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或為夢於蔣琬 蜀志曰蔣琬嘗夢一牛頭角及口而血流趙直曰牛角及口公字也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或見解於庖丁 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解數千牛而刀及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及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有餘地 觀其豫章繫絹 齊書曰豫章獻王嶷為揚州刺史拜還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王不許取絹一疋横繫牛角放歸其家 蒲韉掛書 唐書曰李密嘗欲尋包愷乘一黄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書讀之尚書令越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 白則識李冰之綬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

冰至神祠責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旁有頃冰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不當相助也南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青則駕老子之車**見車賦尹喜占老君注**季知一搏而思過**卞子曰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江湛但飲而無芻**宋書曰江湛性廉儉為吏部尚書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又有蹋石成花**洞冥記曰元封中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鐵起望仙宮迹在石上背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塗泥求雨**廣州記曰州有石牛每旱殺牛以血和泥泥石牛背既畢即雨泥盡方止**或行詐而書帛**物理論曰漢武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少翁書帛飯牛揚言此牛有異殺而視之得帛書帝識其手書乃首服於是誅文成而隱其事**或爭長而殺御**晉書曰石崇嘗與王愷爭入洛

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乃密貨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不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駛矣因從之遂爭長崇後知之殺所告者既擔矛而衛犢鬱林異物志曰周留者何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鬥亦結陣而卻虎抱朴子曰知禽衛蘆以逆網水牛結陣而卻虎至若置於盆簝周禮曰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注云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老在闌牢晏子春秋曰金公之牛老於闌牢不勝服也車盡於瓦石不勝乘也角不失於三色周禮曰角長三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牛戴牛注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戴牛言角直一牛香獨稱於四膏周禮曰春膳膏香夏膳膏臊秋膳膏腥冬膳膏羶注牛脂香豕臊犬腥羊羶遇夔致問莊子曰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

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喘月辭勞見風賦施晉武之琉璃注稱精鑒者薛公相牛經曰牛經自甯戚傳百里奚漢世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習遺書者晉祖相牛經曰魏世高堂生得薛公之書傳晉高祖其後王愷祕其書旣曰不能執鼠莊子曰夫犛牛其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又云難以逐兎焦贛易林曰殺牛逐兎費日無功成牛弘之寬厚隋書曰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顯盧昌之仁恕隋書曰盧昌衡為徐州總管管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宜人情也君何謝拒

而不受至於千足而富史記曰馬蹄噭千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夜鳴則庮周禮曰牛夜鳴庮注庮朽木臭音由顧憲仲文咸決獄而人服宋書曰顧憲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便還本宅盜者伏其罪後魏書曰于仲文遷安國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仲文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詞詰杜氏杜氏服罪時苗羊氏並居官而犢留魏畧曰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生一犢及代留犢而去晉書曰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官舍產犢及還留之又有程鄭江竭華陽國志曰牛飲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為之竭因以為名婁提谷量後魏書曰

妻提雄傑有識度僮僕數千牛馬以谷量又史記曰烏氏贏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望氣知北雲之驗雲氣占曰趙雲如牛又北方之氣如牛

卜兆為司馬之祥晉書曰陶侃微時丁母艱將葬忽失牛見老父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污中葬其地者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其次也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自葬其處以餘一山語周訪訪葬之侃至大司馬訪亦累世刺史

若乃嘉彼柔謹說文曰擾牛擾音繞柔謹也

哀其觳觫孟子曰齊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不忍見其觳觫無罪而就死地欲以羊易之孟子曰此仁術也是見牛而不見羊也

或蹊田而見奪左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曰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田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奐王復封陳

或洗耳而為辱

見水賦許由洗耳注

丙吉已勞於問喘

漢書曰丙吉嘗為丞相出逢群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牛行幾里或譏吉吉曰民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其殿最耳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者三公典調和陰陽所當憂也

龔遂更懲於佩犢

見劍賦佩牛化已遂注

周官分職牛人乃主於牽傍

周禮曰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傍曰傍

晉室諸賢和嶠亦勤於刺促

晉紀曰潘岳出為河陽令以任次宜為郎不得意時山濤領選岳內非之密作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刺促不得休

羊

易曰兌為羊易說卦云有力曰奮爾雅曰未成羊羜絕有力奮取義於祥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既聞其荷箠而驅列子曰初陽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亦不能前之矣亦因其挾策而亡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勿被虎皮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寧為秋霜後漢書曰光武崩廣陵王荊作飛書構逆曰當為秋霜無為檻

羊注秋霜肅殺於物擬羊受制於人見決獄於臯陶論衡曰獬廌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聞治訟於齊莊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中里徼者訟三年而獄不斷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中里徼之詞未半祭羊起而觸中里徼齊人以為有神直躬既異於吾黨論語曰葉公語孔子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告朔仍傳於愛禮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一歲曰羜廣雅曰吳羊牡一歲曰䍩三歲曰羜牝一歲曰牸三歲曰牂三百維羣詩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晉武平吳宮女競求於竹葉衛玠在洛列肆咸觀於璧人並見車賦晉武注亦有捋鬚得珠見珠馭之者羊

賦牂彼羊翳注觸藩羸角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叱白石於金華見石賦初平叱羊注亡玉精於西嶽周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鷄西嶽亡玉羊鄭玄注金鷄玉羊二山之精禮標為贄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飲乳必跪類知禮者又羊之為言祥故以為贄詩美來思詩曰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處千年之樹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為青羊賣五羖之皮見牛賦百里載於秦國注尹喜曾尋於老子尹喜內傳曰老子與喜別曰尋吾於成都青羊之肆喜後尋而得之曹公難求於左慈神仙傳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羊羣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為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簡之長一口知化為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曰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長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詎見將狼史記曰黥布反欲使

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謂建成侯曰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寧能格虎**春秋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無異驅羣羊而致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嘉卜式之有言**史記曰卜式牧百羊十餘歲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令子牧之乃拜為郎式布衣蹻而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如是以時起居惡者斥去拜緱氏令**何羊斟之不與**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周禮已著於飾羞**周禮曰羊人掌祭祀飾羞**時令亦聞於宜黍**周禮曰食羊宜黍**或因舌以為族**列仙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向毋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驗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

為旗或剖肝而得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馬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土也公使殺羊視肝即土穿井而獲者季桓見井賦獲羊駭於季子注既持節而牧者蘇武漢書曰蘇武使匈奴匈奴欲降之武不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乳乃得歸武在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遺之既警於不祀帝王世紀曰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殺之亦誡於無故禮曰大夫無故不殺羊或有鬚郎之號述異記曰羊而不角呼蛟羊一名胡鬚郎或傳爛胃之名後漢書曰更始所任皆賈豎膳夫長安中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誦素絲於五紽詩曰羔羊鵲巢之致也召南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紀

瞻羵首於三星詩曰牂羊羵首三星在罶

在牧用彰於衰世周書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

鞭後式明於養生莊子曰養生如牧羊後者鞭之單豹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有嬰兒之色而虎食之張毅高門懸箔無不趨也而内熱以死單豹養内而虎傷其外張毅養外而内熱以死皆不鞭其後者也

絶沈猶之朝飲仰宣尼之典刑孫卿子曰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事類賦卷二十二

事類賦卷二十三

宋 吳淑 撰

獸部

狗

易曰艮為狗易說卦曰艮為狗在畜為金風俗通曰殺犬磔禳者犬金畜禳却也抑金使不害稟精於斗春秋考異郵曰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注狗斗精所生荊楚茹黃劉向說苑曰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跪而笞王出而自沈於淵

荆王乃殺狗折矰匈奴巨口說文曰狡少犬也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隨巨公則匐海而遊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云欲謁天子因忽不見逐東郭則環山而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臣恐強秦大楚起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若乃高辛槃瓠玄中記曰昔高辛氏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之生男為狗生女為美人封為狗氏徐君鵠倉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

歸毋以為異覆熳之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梁界內今有狗國**頻伸振迅**魏賈岱宗大狗賦曰時頻伸而振迅若應龍之騰擲**警捷馴良**周處風土記曰犬則有青鵲白雀飛龍虎子馴良警捷難狎易使**杜預則恨其繫瓠**晉書曰杜預有瘿疾初攻吳吳人憚其智以瓠繫狗頸示之及吳平預盡殺之**丁斐則用在完囊**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雖小損而完我囊褚**史黯試之於簡子**國語曰趙簡子田於螻史黯以犬待於門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得不告曰主將適螻而麓弗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遂注螻晉君之囿麓主囿之官言主田君囿不使麓以告君故臣亦不敢煩直日以自白也**鄄韓獻之於穆王**穆天子傳曰鄄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鄄之然切

既號左牽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亦名羹獻曲禮曰凡祭犬曰羹獻甘始則飼之靈藥抱朴子曰甘始以往年藥餌食新生鷄犬皆不長食白犬則毛黑邦子則養其長翰列仙傳曰邦子者蜀人好放犬大走入山穴邦子隨之行數百里出山頭有殿屋官府仙人吏使甚嚴見其故妻主洗魚與邦子一函藥發函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邦子復還山見犬色更亦有長翰隨邦子遂留山上時時下護其宗族蜀人立祠焉及夫晉使齧盾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桀令吠堯史記曰高祖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桀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見魏臺之雁

眦魏畧曰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狗睚眦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狙囊三狗謂何晏鄧颺丁謐也默者曹爽小字也謐尤阿爽聞齊國之逍遥三國典略曰齊高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逍遥郡君常於馬上設蹬褥以抱之白雀青鶡飛龍虎子見上警捷騶良注雄姿猛相魏貫岱宗大狗賦曰其頭顱也不可論以盡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釋侊傥蹴蹌雄姿猛相難狎易使見上警捷騶良注復有狺狺莫近楚辭九辯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令令可嘉詩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注盧田犬繫石良之室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之中擊之為狗走去復有數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擊之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也入華臣之

家左傳曰宋國人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即迎吠於緇衣列子曰楊
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緇衣而反其狗迎而吠楊布怒將扑狗楊朱曰子無扑矣向者使汝狗
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復肇禍於梅花述異記曰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
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當奈何家殺犬明年並死思摩冒守於北門唐書曰貞觀中彌泥
就可汗李思摩詔錫其土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後還其國因上言曰非分蒙恩立為落長實望子孫竭誠奉
國作國家一狗守吠北門晏子嘗譏於楚國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犬門側延晏
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哭三苗而雖或成妖隋巢子曰
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禍叔堅而豈能勝德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李叔堅為

從事家有狗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㥘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隣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復有稱叩氣說文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號縣號說文曰犬狗之有縣號者也聞感帨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見銜衣吳志曰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令從者逐犬逐升車果及禍敝蓋載禮見馬賦論軀敝帷注重環見詩詩曰盧重環又重鋂諫齊景之葬晏子曰景公之走狗死命外供棺內給祭晏子諫其不可公從之攫公孫之腓春秋後語曰貉勃常惡田單於朝單召而問之貉勃曰然跖之狗可使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者且公孫子賢而徐子

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若乃去不肖而為賢者狗豈特攫而噬之哉單乃任貂勃於王

隨登仙於劉安 述異記曰濟陽山麻姑仙處俗云千年則金鷄鳴玉兎吠又云淮南王劉安仙處鷄鳴天上犬吠雲中

喻喪家於仲尼 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有人顙似堯項類皐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形狀未也似喪家之狗然哉

賈后既言於繫尾 晉書曰齊王入廢賈后后問齊王起事者誰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爾

岑熈亦見於生尨 後漢書曰岑熈為魏守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吠狗不驚足下生尨尨長毛也犬無追吠故生尨

美張元之不棄 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

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有狗毋銜一死兎置元前而去嘉之才之有辭三國典畧曰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望羣犬並走諸人請目之之才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別有韓盧宋鵲廣雅曰殷虞晉獒楚茹黃韓盧宋鵲皆犬屬豹耳龍形傳玄走狗賦曰豹耳龍形虎如結鈴楊氏則青骹作號西京雜記曰楊萬年有獵狗名青骹直百金李家則白望為名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逐鷹犬皆制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號牙如交戟賈岱宗大狗賦曰爪如刀戈牙如交戟目若泉星傳玄走狗賦曰勢似陵青雲目若泉中星戴方山於昌邑續漢書曰昌邑王見狗冠方山

龔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

冠進賢於漢靈

後漢書曰靈帝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

獻之既自於西旅

書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跋之復值於彌明

公羊曰靈公食趙盾公曰聞子劍利以示我盾將起進劍彌明曰何故拔劍於公所盾知之躇而止公有周狗謂之獒呼而屬之獒亦躇階從彌明逆而跋之絕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獒也注躇猶超遽周狗可與比周所指如意跋以足逆蹋之

袖梲則逝

淮南子曰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異執彈而來為袖梲而狎犬也注梲杖也

投骨而爭

劉向說苑曰饑馬盈廐饑犬在宮見芻與骨動不可禁

嘗因其女嫁而賣

晉書曰吳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亦知

其兎死當烹史記曰范蠡之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至有下金門而動兵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天下兵起出渠搜而食虎周書曰渠搜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繫頸則吳客附書述異記曰陸機有犬曰黃耳機至洛中久無家問戲語犬曰汝能賫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因以筒盛書繫其頸犬出尋路南走達家得書馳還後犬死葬機村南村人呼黃耳冢桎足而齊人捕鼠呂氏春秋曰齊有善相狗者其隣藉之買鼠狗朞月而得曰良狗也其隣畜之數年不噉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麞麋豕鹿不在鼠欲其鼠也則桎之其隣桎其後足則狗取鼠斯歇驕之善噬蓋有功於守禦詩曰載獫歇驕說文曰歇驕短喙狗也尹文子曰康衢長者字童曰善持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門三年於是改之

賓客使任

鹿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出詩其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當仲夏而解角出禮禀瑶光之散精運斗樞曰瑶光散而為鹿秦人既失天下皆爭漢書曰高祖謂蒯通曰若叛韓信反何也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可盡誅乎乃釋之仲堪則表其正色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黄觀則疏其淫刑魏名臣奏曰明帝時殺禁地鹿者死郎中黄觀上疏云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多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也然臣謂鹿與虎狼雜處但有日耗終無多得也魴鱮甫甫麀鹿

噳噳出詩注云甫甫大也噳噳衆也白茅入詩人之詠詩曰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黑骨作仙家之脯述異記曰鹿千歲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玄漢成時中山人得玄鹿烹之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

其迹速速其子麛爾雅曰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速

或騰或倚楚辭曰青莎雜樹蘋草霍靡白鹿麏麚或騰或倚

掎之角之左傳曰范宣子執戎子駒支數之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戎子駒支曰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

雖一金之不直韓子曰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

非六馬之能追尸子曰鹿走而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

若夫

賜周穆之黄金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黄金之鹿白銀之麕執漢庭之皮幣史記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漢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為薦許孜為之而作冢晉書曰許孜字季義東陽人也二親沒宿墓所列植松柏有鹿犯其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作冢埋於隧側謝鯤牽之而斷髀晉書曰謝鯤在豫章常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黄衣人呼鯤字令開户鯤澹然無懼色便於牕中度手牽之髀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至若餘干大質伏侯古今注曰孝和永元中豫章餘干得白鹿高大九尺雲南兩頭博物志曰雲南郡出茶首茶首其音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似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永昌亦有之

也挾鄭弘之轂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賀曰三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後果為太尉解石勒之囚晉書曰石勒嘗傭於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耳犬戎致周穆之獻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荒服不至王母薦黃帝之休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又有與陶淡而偕隱晉中興書曰陶淡侃之孫雅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得白鹿子馴養之常與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突邙山而出圍後周書曰文帝獵於邙山圍不齊獸多越逸帝怒諸將股慄俄有一鹿復突圍而走賀若敦躍馬逐之鹿上東原棄馬步逐山半便乃挈之而下帝大悅諸將皆免罪惡趙

高之指馬見馬賦趙高不臣注譴吳唐之愛兒冥驗記曰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正值麀鹿將麑母覺人氣呼麑麑不知所畏徑前就媒唐射麑即死鹿母驚還悲鳴不已唐乃藏於草中出麑值淨地鹿直來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邑復射一鹿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擁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釋楚國之耕家管子曰管子謀楚請桓公貴買其鹿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人釋耕農而田鹿助伍襲之哀悲孝子傳曰伍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墓側有一鹿每襲哭輒踞墳悲鳴又若迂蒩臺之乘穆天子傳曰天子征於蒩臺獵蒩之獸於是有白鹿一迂乘而逸天子乘渠黃之乘馳焉蒩側魚切整黎丘之駕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升於黎丘之陽過井公博乃駕

鹿遊乎山上甡甡既聞於興詠詩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濯濯更形於風雅詩曰麀鹿濯濯白鳥翯翯別有荊門浮水遠崧白鹿山詩序曰荊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五百餘丈亘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此岸有一白鹿浮過江行人覩迹之謂至山下必得之鹿忽飛超踰岡而去故名此壁白鹿山扶南駕車南史曰扶南國有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諫吳則游於姑蘇漢書曰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也諷漢則禦彼匈奴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傍曰是故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觸盧度之壁蕭子顯齊書曰始興盧度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

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鹿應聲去狎褚量之廬唐書曰褚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有所植松栢時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栽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資鄭人之走險左傳曰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鄭子家使執訊告趙宣子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驗易象之無虞易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燦光輝之五色紀休徵於瑞圖瑞應圖曰夫鹿者能瑞之獸五色光輝王者孝道則至

兎

伊彼毚兎廣志曰兎大者毚淪精月光典畧曰兎者明月之精美騰山於

東郭見狗賦逐東郭則還山而走注䎋怒目於平陽韓子曰趙王遊圃中左右以兎與虎而𧘂觀之虎䎋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左右曰平陽之目可惡過此注平陽君王弟也假舐豪而吐子論衡曰兎舐雄豪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賞食髓而飛觴風俗通曰食兎髓者令人而生髓食得髓賞以寒酒按秦法峻故民食兎髓以為嘉瑞全已之髓也所以有賞耳或以毛飛括地圖曰天地之山有獸如兎名曰飛兎以背毛飛或闡鼻決見月賦逐欣始萌注壽永千歲述異記曰兎壽千歲五百歲其色白狡存三穴春秋後語曰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兎有三穴為商紂而生角述異記曰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兎生角兵甲將興之兆也勞楚王之佩玦淮南子曰楚王佩玦逐兎為遠破乃取兩玦重而著之其破愈疾若乃稱躍躍躍躍

毚兔遇犬獲之美爰爰詩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范雎山東之喻史記曰范雎謂秦昭王曰以秦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李斯上蔡之言史記曰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爾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梁冀為之而營苑張璠漢記曰梁冀起兔苑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識民有犯者罪至死西域嘗有賈胡來不知禁誤殺一兔轉相告坐死者十餘人孝王以之而作園謝惠連雪賦曰梁王不悅游於兔園若夫詩稱斯首詩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斯音先禮標明視禮曰在祭兔曰明視非宜出月運斗樞曰行失瑤光則兔出月注陰不銜陽故兔出月詎能在水論衡曰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無不死者夫兔者月氣耳至若叔林則産於牀下謝承後漢書曰儒叔

林為東郡太守亦烏巢於屋梁兎產於林下蔡邕則擾之室傍後漢書曰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衿帶不寐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赤表感王之瑞瑞應圖曰赤兎者瑞獸也王者感德則至黑為革命之祥晉書載記曰石勒時任平令師歡獲黑兎或以為勒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於是改年太和賜領軍之姬侍典畧曰周命尉遲迥伐蜀太祖送於城西見一走兎命弟中領軍綱射之綱誓曰若獲此兎必當破蜀應聲獲之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賞汝佳口及克蜀賜侍婢二人貢鄰國之嬪嬙後魏書曰有兎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得入太祖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來獻女又有身居月腹見月賦顧兎騰精注豪出玄菟范子計然曰兎毫出

玄兔樂浪喻得道於忘蹄莊子曰蹄者所以取兔也得兔而忘蹄注蹄兔䍐鄙愚人之守株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若夫逮日追風淮南子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追風及其為馬則不走矣走街積市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視非不欲得分定故也人有卯日之稱抱朴子曰山中卯日稱丈人者兔也毫推趙國之美廣志曰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投華秋而獲兔隋書曰華秋汲郡人喪母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止之人有獵逐一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屯射犬而必死獻帝春秋曰張楊將眭固屯於射犬巫誣之曰將軍本名白兔兔見犬必驚不宜居此固不從曹公曰兔入犬城進軍擊

平之

張華博物吐子曾見於口中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聞此說今日見之

傅玄作歌擣藥仍聞於月裏傅玄歌辭曰兔擣藥月間安足道

事類賦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類賦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四

宋 吳淑 撰

草部

草

春草生兮萋萋王孫游兮不歸劉安招隱士之辭也吐芳揚烈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揜以蘼蕪雜以留夷應風披靡吐芳揚烈緣臯被厓張平子西京賦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臯被岡暮春江南之思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曰暮

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鸎亂飛涼秋塞外之悲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通神明者蘊藻左傳曰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以薦於鬼神可以羞於王公彰瑞應者菌芝之爾雅曰菌芝注芝一歲三華瑞草指東門以漚菅詩曰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陟南山兮採薇詩曰陟彼南山言採其薇爾其卭有旨苕詩曰防有鵲巢卭有旨苕隰有萇楚詩曰隰有萇楚阿難其枝采藍未及於一襜詩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樹蕙俄滋於百畝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苜蓿懷風而披靡西京雜記曰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或謂光風風在其間蕭蕭然日照有光彩故曰苜蓿懷

風茂林人謂為連枝草

蘘荷依陰而繁茂潘岳閒居賦曰蘘荷依陰時藿向陽葛覃既施於中谷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蘭生亦羅乎堂下屈平九歌曰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彼茁者蓬一發五豵出詩不其書帶三齊略記曰不其城東有鄭玄教授山山下生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名作康成書帶晉陽屏風博物志曰太原晉陽以北生屏風草道勝而何慙藜杖見杖賦藜則原憲之貧注德茂而方見蒿宮大戴禮曰周德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此天子露寢也茇之既逢於薙氏見冬賦循薙氏之去草注嘗之亦自於神農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則有海上餘糧博物志曰海上有草焉名

蒒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自然谷或曰禹餘粮蒒音師

井邊扶老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桔槔歲久欲易之為在母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藤繞之有鵲巢其上

詠道茀之難行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單子歸告王曰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是廢先王之教也其能久乎九年楚子入陳注草穢塞路為茀

歎牆茨之不埽詩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牆有茨不可埽也

萱徒樹背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諼草忘憂

荃寧察情離騷曰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注荃以喻君

結幽蘭兮延佇出離騷

飡秋菊之落英出離騷

聞殺人於鉤吻傳益壽於黃精博物志曰天老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

以長生大陰之草名鈎吻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濟陰或訝其兵狀風俗通曰靈帝光和七年陳留濟陰諸郡路邊草生作人狀操持矛弩牛馬萬狀備具後關東誅董卓陳留濟陰棄好即戎吏民職殘草妖之興豈不或信八公駭於人形晉書曰苻堅至壽春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陳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畏秋霜之曉墜苻子曰鄭人謂辰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與吾心之憂喜懼鶗鴂之先鳴離騷曰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兮不芳注鶗鴂常以春秋分鳴至於生君子之邦括地圖曰君子民帶劍挾兩文虎衣野絲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如讓故為君子國

薰華朝生夕死見諭語諭小人之德　茂彼崦山江淹擬郭璞游仙詩曰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饒兹蘭澤古詩曰蘭澤多芳草或當風不偃水經曰魏興錫義山多生微銜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或不扶自直風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原上動離離之思古詩曰離離原上草鬱鬱園中柳河畔悅青青之色古樂府詩曰青青河畔草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出詩注綯絞也絞茅為索或文如鶬綬爾雅曰鶬綬注小草有雜色似綬或色似青袍古詩曰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裳裾青袍似春草長條從風舒或紉蘭以為佩出楚辭或服艾而盈腰楚辭曰扈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至如臧文之妾織蒲傳曰仲尼云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

纖蒲三不仁也

伯有之門生莠傳曰鄭公孫揮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注以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在

聞景天之戒火本草曰景天一名戒火一名水毋花主明目輕身

識包茅之縮酒左傳曰齊侯伐楚謂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若夫布帛之異綸組之殊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注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云又曰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注草葉有似布帛者因以名云生華山中

扈江離與辟芷出離騷

畦留夷與揭車出離騷注留夷揭車皆香草

池塘得惠連之夢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因夢惠連而得是句也

蓬蒿侵仲蔚之居三輔決錄曰張仲蔚平陵人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駱越之菌雲夢之萱吳越春秋曰菜之美者有駱越之菌雲夢之萱音宣葰薑既已香口說文曰葰薑屬可以香口芣苢亦聞宜子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注芣苢車前宜懷妊焉據蒺藜而難以求安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采葑非而不遺下體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蓂莢屈軼之祥蓂莢見月賦驗階蓂而靡失注博物志曰佞人入朝屈軼草指之黃帝時生也闒達華苹之瑞白虎通曰王者繼嗣平則賓連闒達生於戶瑞應圖曰王者厥機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闒達生於房一名連達象后妃有節也又曰華苹華苹者其枝平王者政令均則生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感也宋書符瑞志曰文帝元嘉中雙蓮同幹瑞應圖曰雙蓮為苹醲酒

瑤琨之域洞冥記曰甜谿水如蜜東方朔游此水還將數斛以獻帝帝以投陰井井遂嘗甜而寒洗肉肌理柔滑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刈以釀酒一合則三旬不醒飲甜水則醒也飼馬吉雲之地洞冥記曰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自吉雲之澤移種於九景山東二千歲一花必東取瓊琅山表澗水以灑之臣請往刈之旦去暮自而返其葉似麥而金色刈以飼馬即馬肥光澤葵有衛足之稱藿有向陽之意並見日賦葵藿傾依注斯品類之繁多故云百卉說文曰卉草之總名也

竹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出爾雅二妃泣之於蒼梧

博物志曰舜死蒼梧二女啼於洞庭以涕揮竹竹盡班

千戶封之於渭川 史記曰渭川千畝竹與千戶侯等

伶倫采之於嶰谷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作律自大夏之西至沅渝之陰取竹嶰谷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注大夏沅渝並山溪或作嶰

蔡邕識之於高遷 見笛賦蔡邕識高遷注

長房得之而代形 見杖賦長房得之而靈變注

离婁服之而成仙 神仙傳曰离婁公服竹汁餌桂得仙

則有出其谷 山海經曰長石之山西有其谷其中多竹衛丘山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注俊即舜字

植山陽 述征記曰山陽縣東北嵆康園宅今悉為墟而父老猶謂嵆公竹林

書稱箘簵 書曰荊州厥貢惟箘簵楛注箘簵美竹

易美蒼筤 易曰震為蒼筤竹

或殺之而作簡 風俗通曰殺青作簡書之

新竹有汗後皆爨故作簡者於火上炙乾之或插之而引羊見車賦晉武馭之者羊注可以鑽火淮南子曰槁竹有火弗鑽不然不能得水淮南子曰鳳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白虎有漢室之祥詩義云南中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由梧有吳都之美左思吳都賦曰由梧有篁或束之而作刑唐書曰南詔理無刑名桎梏之具有罪者以竹五本束之伏犯者撻其背或伐之而為矢後漢書曰寇恂為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以為矢穆天子樂池之上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於玄池天子休於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梁孝王兔園之裏漢書曰梁孝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修竹園弃

州乘馬見馬賦郭伋至郡而騎竹注葛陂化龍見杖賦投葛陂而遽化注或象道而儀天江逌竹賦曰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或防露而來風楚辭七諫曰便娟之竹寄生江潭上葳蕤而防露下泠泠而來風及夫伐淇園漢書曰武帝時河決上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揵焚申池左傳曰昔伐齊焚申池之竹木迎刃則晉臣喻勝晉書曰王濬討吳州郡多望風歸命杜預曰兵威以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釣竿則衛女思歸竹竿衛女思歸也籊籊竹竿以釣於淇趙襄剖之而有朱書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奔晉陽原過後至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曰以是遺趙無卹襄子自剖竹有朱書女子破之而得嬰兒

華陽國志曰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大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聞有兒聲持歸破竹得男長養有武才遂雄夷狄氏竹為姓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王祠竹林是也

衘空萬實 竹譜曰萬與由衘厥體俱洪圍或累尺萬實衘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注二竹皆大萬孔小幾於實中由衘中空差大

狐管孫枝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注孤竹持生者孫竹根末生者陰竹生山北者

繁茲鄠杜 地理志曰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陸海也

積彼檀谿 梁書曰武帝臨雍州多伐林竹沈於檀溪積茅蓋之若山阜皆未之用及起兵悉取檀溪林竹裝為舩艦茸之以茅並立辦

覆緹幕而候律 梅子曰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律

管河内葭莩以為灰可以候氣取灰實管端置之深室覆以緹縵勿令見風日節至則灰飛管通　加括羽而達犀　見箭賦或以勉由也之學註　復有蓬山浮筠之幹　拾遺記曰蓬山有浮筠之簳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砂礫細如粉暴風至竹條翻起拂細砂如雲霧仙者來觀戲焉風吹竹折聲如鍾磬之音　羅浮鍾龍之種　南越志曰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圍節長一二尺謂之鍾龍　伯珍書葉以勤學　晉書曰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葉箭箬甘蔗及地上學書　天生削端而示勇　宋書曰卜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惟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削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内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　至於傳名囂水　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囂水上多桃枝竹　擅美

岑華拾遺記曰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蔓竹為簫管吹之若羣鳳之鳴博望見之於大夏漢書曰張騫至大夏見蜀布邛竹杖問之云賈人市之身毒國因說武帝事西南夷以通西域張鷹植之於永嘉永嘉郡記曰樂成張鷹者隱居顧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鷹逃避竹中不與相見郡號為高士又若六歲成町山海經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一易根易必經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三年為竿古詩曰種竹深井中三年乃為竿魏武用之以作甲世說曰魏武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甲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德祖意正同漢祖以之而為冠漢書曰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復有袁公刺之於處女

見紉賦越女擊猿之妙注子猷號之為此君晉書曰王徽之常居空宅中便令種竹聞其聲嘯詠指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君或集鳳而成實莊子曰鵷鶵非練實不食注練實竹實也取其潔白或比禮而有筠禮記曰禮之於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雲華之孝既照夜而忽茂晉書曰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問母常腹疾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竹為燈纂照夜此纂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或以為孝感所致孟宗之泣亦方冬而復新楚國先賢傳曰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竹筍宗入林中哀號方冬筍為之出因以供養時人以為孝感所致

木

維彼嘉木東方之行說文曰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抱曲直以為性書曰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被荏苒之嘉名詩曰荏苒柔木君子樹之注荏苒寬柔貌木椅桐梓漆必待工度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還聞火生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安能擇鳥左傳曰鳥則能擇木木豈能擇鳥祇可從繩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雖巵茜致千乘之富漢書曰巵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而廊廟非一枝可成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出詩或以取陰陽之用周禮曰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或以象后妃之德詩曰樛木后妃逮下

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注木下曲曰樛玉膏灌丹木之根山海經曰峚山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實如飴食之不饑玉膏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金刀剖如何之實神異經曰南荒中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剖之則飴非則辛食之得地仙有桂棟蘭橑之芳芬楚辭曰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注葯白芷音握有藻梲文榱之麗飾論語曰山節藻梲曹植七啟曰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爾其美茲交讓溽陽記曰黃金山有構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去之不祥淮南子曰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既結根兮聳本亦揚榮兮吐芳張平子南都賦曰結根聳本垂條嬋媛又曰晻曖蓊蔚揚榮吐芳至

於嘉彼惟喬 書曰兗州厥木惟條揚州厥木惟喬 愛茲可結 淮南子曰冬木可折夏木可結木方茂盛終日採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 或連理并枝 唐書曰貞觀中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丈之幹并枝者二十餘所 或盤根錯節 後魏書曰甄琛上表云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斧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雜植其中六部尉理即攻堅之利器非貞精剛銳無以治之 蓋積小以成高大 易升卦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而合抱始於毫末 老子曰合抱之樹生於毫末 識彼千歲 宜都山川記曰很山有異木人無見其朽者其名千歲葉似衆色似桑冬夏青貞強少節目 觀茲萬年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謝朓詩曰風動萬年枝 綴銀實於平仲結瓠子於君遷 左思

吳都賦曰平仲君遷注云平仲實如銀君遷子如瓠䫉王花木志曰君遷細似甘焦子如馬乳美甘棠之聽訟詩曰甘棠美召伯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嘉溫室之無言漢書曰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他語若夫擢椅梧而待鳳顏延年秋胡詩曰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折若華而拂日楚辭曰羲和之未陽若華何光注言日未陽出之時若木能有赤明之光華又曰折木以拂日搴弱水之九衢山海經曰有木若牛引之皮若纓名曰建木在弱水上青葉紫莖玄華赤實百仞無枝上有九欘下有九衢欘陟玉反翫崑山之五色見上玉膏灌丹木之根注至其合歡蠲忿嵇康養生論曰萱草忘憂合歡蠲忿無患祛邪古今注曰程雅問櫨木名曰無患何也答曰昔

有神巫曰寶肜能以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為棒棒殺之世人競取此為器以厭卻邪魅故號曰無患

別樅檜之異爾雅曰樅松葉柏身檜柏葉松身辨楸檟之差爾雅曰大而皵楸小而皵檟棹木蘭之舟任昉述異記曰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至今在洲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馭辛夷之車楚辭曰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九棘著孤公之位周禮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三荊滋田氏之家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然聚生況我而殊哉遂還為雍和一曰田真兄弟蝎盛見枯朽之漸符子曰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躍而石流來大有摧折之嗟淮南子曰草木洪者為本

而殺者為末禽獸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故食其口而百節肥濯其本而枝葉美

亦有桄榔之麪 蜀志曰興古南漢縣有桄榔樹有麪大者至百斛

文欀之米 吳錄地理志曰交趾有欀木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之水淋之似麪可作餅

柘可為弓 周禮冬官曰弓人辨六材柘為上

穀宜作紙 詩義疏曰幽州謂之谷桑或曰楮桑荊楊交廣謂之穀今江南續其皮以為布又搗以為紙長數丈潔白光澤

明光之植長生 洛陽記曰明光殿前有長生樹二株

華林之羅君子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君子樹三株

復聞枯桑之禍延於老龜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東之歸龜便言曰游不得得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

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遜曰子明無多言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煑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人因說遜樹共言權發使令伐取煑遜止爛

文梓之怪懼乎縈絲見牛賦畏彼髮頭注迷穀四照之異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花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不迷

文玉五色之奇山海經曰開明北有文玉樹五彩

覿彼姑繇穆天子傳曰天子釣於河以覿姑繇之木注姑繇大木也

殫此奚榼廣雅曰青欓似奚榼語曰瞀人斫欓奚榼先殫

挹頻遜之酒梁書曰南方頻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取花汁貯杯中數日成酒美而醉人又博物志作典遜國

折海中之兒唐書曰波斯於西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使摘取一枝

小兒便死今在大食王處想不灰之或見見火賦燒木不死注豈返魂之可期十洲記曰聚窟洲有返魂樹代其根心於玉釜中煑取汁煎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屍在地聞氣乃活抱櫟魁瘣爾雅曰樸抱者注云樸屬叢生為枹詩所為棫樸枹櫟又曰枹遒木魁瘣注云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瘣音會枹音包符婁棫樸爾雅曰瘣木符婁注云謂木病尩傴癭腫無枝條棫樸見上結根擁腫分條拳曲斯皆樹之無用之鄉莊子曰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立之於途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莊子曰何不樹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遥乎寢臥其下彷徨乎無為其側保此不材之福也莊子曰莊子行山見大木之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

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復有悅鄧林之繁茂見日賦棄杖閒於夸父注訝闕里之開通漢書曰鮑永為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帥彭豐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破黨與或以致河濟之富漢書曰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楸與千戶侯等或以旌沙苑之功後周書曰沙苑之役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俘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見三珠於赤水博物志曰三珠樹生赤水之上植五柞

於漢宮西京雜記曰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覆蔭數十畝亦聞服帝休而不怒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其枝葉狀如楊而五衢黄華黑實服之不怒食員丘而無死博物志曰員丘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曼倩寧憂其折汗洞冥記曰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枚實如柚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僵仆生於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繒雲之世生於阿閣閒也伯禽已覲於橋梓說苑曰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伯禽康叔與伯禽見賢者商子而告之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見橋竦

焉高而仰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見梓勃焉卑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或見傾虹布影 洞冥記曰元光元年起壽福靈壇闊百步四周起銅渠銀堤水上列種垂龍之木木似青梧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龍體倒垂亦曰傾虹樹亦曰珠枝樹

或觀瑞文成字 唐書曰代宗大歷十二年成都府人郭遠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獻之宰臣奏賀曰至德之化先貴草木太平之符遂行文字伏望藏於秘閣宣付史館

苟楚材而晉用唯杞梓之為美 左傳曰楚聲子聘於晉還令尹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

松

美彼喬松冒茲霜雪莊子曰孔子云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非培塿之能生春秋傳曰培塿無松柏因歲寒而立節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偉和嶠之森森晉書曰裴頠云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然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見李膺之烈烈世說曰李元禮烈烈如長松下風但取樂於一丘符子曰符子與玄子登於泰山下臨千仞之淵上蔘百丈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丘矣靡邀榮於雙闕先聖本紀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面雙闕君之榮顧亦得矣曰余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牖雖面

雙闕無異於迴鸞之榮崑齋余安知其所以取榮哉若乃偓佺食實列仙傳曰偓佺食松實飛行遠走馬伏生啖脂列仙傳曰伏生湯時為木正常食松脂居下則其草不殖春秋傳曰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在地則其土不肥說苑曰智襄子為室美士茁曰記有之高山峻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丁固則腹上生樹吳錄曰丁固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為公遂如夢張湛則屋下陳屍齊書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人曰張湛屋下陳屍也美嘉隱之辯對唐書曰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戲嘉隱曰吾所倚何樹也對曰松勣曰此槐也何以言松嘉隱曰以木配公則為松無忌連問之吾所倚何樹也對曰槐也無忌曰汝不能

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便取以鬼配木耳

偉彭城之賦詩後魏書曰彭城王勰從幸代都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株帝行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能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聞令就也時勰去帝十餘步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曰此詩亦責吾耳**若夫貫四時而不改**禮曰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在百木而為長**史記曰松柏為百木長也而中宮闕**或樹之馳道之傍**漢書曰賈山上書曰秦為馳道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使後世曾不得斜徑而托足焉**或封之太山之上**應劭漢官儀曰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抱樹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松**芝名飛節**抱朴子曰松三千歲者皮中有聚芝如龍形名曰飛節芝**石號**

康干唐書曰僕骨東境其地東北一千里有康河松木入水一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謂之康干石有松文聞響而賞心者弘景梁書曰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聞其響欣然為樂燃節而讀書者顧歡宋書曰顧歡字景怡好學而貧夕則燃松節讀書或化為茯苓玄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伏神茯苓或比之君子孫卿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穆滿既其升磴穆天子傳曰天子升長松之磴太姒亦云夢梓周書曰太姒夢周梓化為松或代麈而揮陳書曰張譏字直言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松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令取松枝以屬譏曰可代麈尾或與柏俱靡冢墓記曰東平王歸國思京師後薨葬東平冢上松柏皆西靡復有庾肅美之而為讚庾肅

之松贊曰流潤飛津沈精幽結貞挺含芳仰拂飛雪蔡子賦之而成篇兩京記曰蔡子有假松篇玄宗和之刻石非本傷而末槁呂氏春秋曰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也即等地而齊天抱朴子曰大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凡此諸木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又若對夏社於宰予見論語喻齊文於劉逖顏氏家訓曰齊世有席毘嵩鄙文學嘲劉逖云君文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云既有寒木又發春華可乎席笑曰可也孫綽植之而可憐世說曰孫興公齋前種松一株都居謂之曰松樹非不森森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梁武灑之而變色金樓子曰梁武每拜山陵涕淚所灑松為變色甄琛守塋而列種後魏書曰甄琛喪父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水担土鄉老哀而助之十

餘年墳成木茂山濤居喪而親植王隱晉書曰山濤年老居母喪過禮手植松柏既泛於淇水之上詩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復茂於徂徠之側詩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注徂徠新甫二山詩人入詠既施於女蘿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禹貢所稱亦同於怪石尚書禹貢曰青州厥貢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事類賦卷二十四